

优客李玲◎著

『红颜四大名捕』之一

还珠劫

huan zhu ji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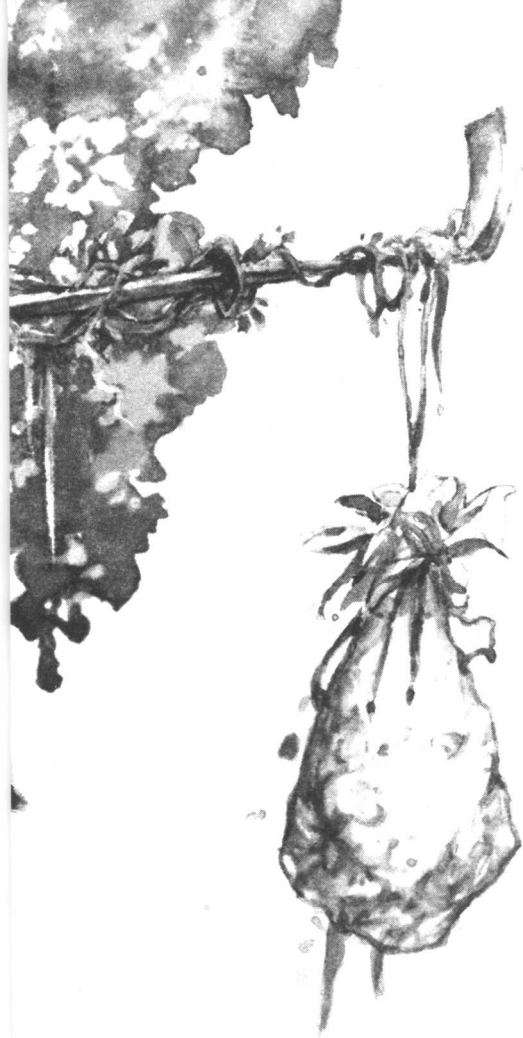
温派天后优客李玲成名之作 温瑞安先生亲力推荐

一个是江湖上声名赫赫的风云女子，一个是遗世独立的绝色佳人
虽是名动京师的九门总捕，也难抵情路艰辛，一步之差，便失去了今生全部的希望与眷恋



新世界出版社





『红颜四大名捕』之一

优客李玲◎著

还珠劫

huan zhu ji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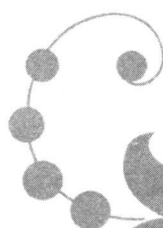
新世界出版社



第一部 CHAPTER 1

还珠劫

huan zhu jie



引子——天机 TIAN JI

这座楼的名字叫做“风雨”。虽是严冬森冷，但楼前墨绿色的匾额经过几番风雪之后再粉饰一新，仍旧显得辉煌气派。黛绿仰着脸仔细地看这两个字——“风雨”。已是黄昏，她的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丝艰难的苦笑。她心里想的是京师里山雨欲来的压顶乌云。

“任何时候，你们都不能够后退。”诸葛先生的脸色同样沉郁。他因一件重要的旧案要带嫣红、新月、冶艳赶去山东泰安府，临行前这样叮嘱留守的黛绿。

“先生，可是——”黛绿欲言又止。京师已经是权相蔡京一手遮天的局面，朝中大臣要么明哲保身、沉默忍耐；要么趋炎附势，直接投靠权相麾下。惟一还能够挺直脊梁的也就只有诸葛先生这一党，可这些人还能经得起几番风雨？

诸葛先生笑了，越是在形势重压之下，他便越是笑得开心。跟权相蔡京已经斗了九年，谁也没有压倒对方。这样的斗争可能还要无限地延续下去。只是，先帝托付给他的护国重任像一道烙印印刻在他的胸膛上，无法去除、无法抛弃，直到闭上眼的那一天或许才能卸下这付担子。

他拍了拍黛绿的肩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未来或许是真正美好，但这黎明之前的黑暗又有几人能安全



挨得过？

风雨楼上酒宴喧哗，猜拳行令，引得行人忍不住要抬头去望。

黛绿注意到楼左有一辆小小的马车在街边慢慢地停下来，拉车的那匹黑色瘦马扬起脖颈不耐烦地嘶鸣着。赶车的矮小车夫咕哝着跳下车，挽起粗布衣衫的袖子，拿了一个盛草料的袋子喂马，看那神情一定是在埋怨这匹马不好好赶路，要耽误今晚的行程了。黛绿目光一转，已经瞧见被风扬起的车帘后一张苍白而清秀的脸和一双专注的眼，眼神里充满极其复杂的甜蜜。黛绿吃了一惊，“好熟悉！”

黑马又长嘶了一声，前蹄一抬，把那车夫手里的袋子踢翻在地上。“你这狗东西……”车夫咕哝地骂着陇东土语，从车辕旁边拿起一根短鞭，刷地抽在马背上。黑马吃痛，把前蹄高高扬起，带动得那马车猛然一震。

“砰！”黑黝黝的盒子从车帘下滚落出来，骨碌碌地滚出数步远。紧接着，有个女子的低沉声音说：“喂，你只管打它干什么？当心打死了它耽误了行程！”声音虽然低沉而疲倦但宛转动听，应该是江南一带的口音。

“哦？难道是她？”黛绿一想到这女子的名字跟她代表的那一派巨大势力，禁不住退了一步，凝神戒备。

“是是，雷姑娘，我错了——”那个车夫满脸赔笑地倒退着躬身行礼。

“哼！”车里的女子冷冷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轿帘一翻，先露出一双三寸玲珑金莲来，想必是要下车拾那个盒子。车夫抢前一步，赶紧把盒子拾了起来，仔细吹了吹上面沾的尘土，恭恭敬敬地双手举过头顶。他低垂着头，看都不敢看轿帘里的女子一眼。

轿帘后面伸出一只苍白的手，把盒子接了过去。黛绿听到那个低沉的女子声音说：“快喂过马，咱们起程吧！”

车夫的“雷姑娘”那句话分明证实了黛绿的猜测。这个女子应该就是来自江南霹雳堂的雷挽。江南霹雳堂雷门——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名字。江湖里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这几个字的分量。

黛绿在先前“分心井”一案里曾经见到过雷挽。那一战，红颜四大名捕合力擒拿“长江七十二路水寇”里的门家兄弟，门家兄弟请动了雷门“五道雷锋”相助。五道雷锋指的是雷门年轻一代里的五个好手，雷自斟、雷暴、雷自酌、雷弃、雷挽。这五个人合起来被称作“自暴自弃、无可挽救”。雷挽是五道雷锋里惟一个女子，但她却是五个人里面锋芒最盛的。那一战，她没有出手，但黛绿已经认识了她的模样。

“我们还会见面的！”当时，黛绿便有这种奇怪的预感。今天真的见了面，她心里依旧十分震惊。江南霹雳堂一向在武林中忽正忽邪，谁的账也不买。黛绿猜不透雷挽的来意，不免惴惴。

车夫重新喂了马，跨上车辕，吆喝一声，那辆马车继续沿着长街西行。





黛绿苦笑一声，“雷挽怎么会突然在京师里出现？难道这已经经不起风雨波折的京师又要有一场大变故了……”

“那个盒子？”她眼睛蓦然一亮。因为在轿帘第二次扬起的那一刹那，她自眼角余光里已经看清了盒子的模样。

“难道，那是先生要我找的东西？”如果她没有猜错，那个盒子的名字应该叫做“天机”——这就是诸葛先生安排她们红颜四大名捕密切搜查踪迹的东西。

“天机是什么？”

“如是天机，必将不可泄漏。”诸葛先生摇头，“‘天机’，那是一件暗器的名字。”他望着檐前低垂的怒云，“皇上下旨要我们寻找它，我此去山东，便也是为了这个东西的下落。”他在案上展开了一幅不大的生宣画轴，黛绿、嫣红、新月、冶艳一起围了过来。

“这画上的就是‘天机’么？”冶艳忍不住问。画面上的确有一颗又大又圆的珍珠安安稳稳地放在一只黑黝黝的镶金嵌玉的盒子里。画这幅画的人画工传神，画面上这颗直径逾寸的珍珠流光溢彩，煞是可人。“想必，这幅画是出自宫廷中范大师之手吧？”

“不错！画这幅画的人就是范大师。”诸葛先生愁颜未展，“‘天机’，是出自南疆最神秘的门派‘昙花一现谷’优派家族的绝顶暗器。世上几乎没有人见到过它的辉煌。”

“唉……”黛绿突然忍不住要叹气。

“黛绿，你为什么叹气？”诸葛先生轻轻问，因为他知道黛绿必定是想到了什么才会如此。

黛绿伸出手指抚摸着画面上的珍珠跟盒子，想了想才回答：“这样巧夺天工的暗器已经是世间稀有，所以我想，要完成皇上的这个任务，其难度可想而知，而且，我怀疑，这又会是一个圈套……”

诸葛先生笑了，他由衷欣赏黛绿的沉稳跟灵敏缜密的思维。她抬头问诸葛先生，“先生，如果我没猜错，皇上必定是自权相蔡京那里听来的这个消息？”

“你说得没错。如果这真的是个圈套的话……”诸葛先生沉郁的面容更添了几分冷峻。当前大宋江山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内忧外患，辽人在关外几番叫嚣要“南下长城牧马”。京师在权相蔡京的一手遮天之下，到处是虚报浮夸出来的歌舞升平，皇上完全被蒙在鼓里。

“先生——”四个女孩子都一起望着先生略微有些无奈的眼神。诸葛先生是她们的半师半父，更是她们一切行动的主心骨。诸葛先生握了握拳，双臂上的关节发出一阵阵轻微的咯咯声。每次他下了决心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动作。黛绿心里一沉，问道：“先生，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诸葛先生微微一笑：“你们说，当泰山压顶之时，我们该怎么办？”

四个人的神色同时一凛，自然记得先生昔日在她们刚刚加入六扇门时的教导：“要做一个好捕快，首先要做到的是‘泰山崩于前而不为之动，钢刀加于颈而不低头’。”



黛绿沉吟着，“先生，形势真的已经如此严峻了么？”她看着画中的盒子，乌沉沉的盒盖上刻着一朵含苞待放的银白色花蕾，十分传神惊艳。她忍不住要伸手去抚摸那朵白花的花瓣，那铸造者竟然在刚刚初绽的两片花瓣中间铸出了一颗晶莹的露珠，那露珠几欲盈盈滚动。

冶艳也在看着这露珠，她不知不觉想到了另外一个人——北腿叶踢狗。那个已回归东瀛的女孩子，曾经在“百忍堂”一战里跟她并肩战斗过。“现在，她过得好吗？”她忍不住在心底里低声问道。

新月突然叫了起来，声音极为急促，“先生，这幅画很是古怪！”

诸葛先生再扫了这画轴跟画里的明珠宝盒一眼，突然振臂长啸，声音在小风波亭外的水面上跌宕着远远传了出去。黛绿则是扬手发出了九枚铁莲子，全部射向波光粼粼的水面。她发射手法十分高明，铁莲子着水，一沾即起，激荡起串串涟漪，发出清晰的低音，跟诸葛先生的啸声相和。

嫣红、新月、冶艳三人六只手拍打着亭上的廊柱，发出暗哑的鼓声，跟啸声水声呼应着。四个人已经跟了诸葛先生很久，所以对于先生一举一动的用意自然能够及时辅助跟从。

诸葛先生这如同龙吟虎啸的一声随着他的双臂缓缓落下也渐渐收束，但远处的暗夜里犹然有不绝的余音袅袅。黛绿双手迅速把那画轴卷了起来，额头上已经有几滴冷汗流了下来。

“好了，没事了！”诸葛先生虽在微笑但神情里已经稍微有些

受挫，因为他没能及时参透画里的机关，险些害得几人同时落入危险境地。他暗自喟叹，“看来，我真的已经老了，将来，京师的安宁……”想到此刻，他真的后悔把她们四个年轻的女孩子带入到京师的血雨腥风里来。

在诸葛先生眼里，这四个年轻的女孩子正是情窦初开的美丽年华，应该像普通女孩子一样有属于自己虽平凡但甜蜜的日子，可是，自己却把她们带入了六扇门。特别是在今日之京师，任何一个敢于站在权相蔡京一党对面的人都知道自己身处的环境除了危险还是危险……

“也许，是我害了她们！”诸葛先生此刻心里充满了自责。

“这幅画的意境果然是深远奥妙，难以窥其门径。从这幅画里你看到了什么？”新月抹了把额上微微的汗，轻轻问冶艳。

冶艳皱着眉回答：“伤心——”她在那一瞬间想起的是叶踢狗临别时说过的“将来有缘再见”的话，感到人生聚少离多，即使是最要好的朋友也会不得不分散。“既然早知盛宴不再，分离已是必然，那又何必相聚？”

“不错，是伤心……”黛绿虽然没有开口，但心里已经默默地作了回答。在她眼里，那颗露珠并非是黎明前垂落花瓣上的水汽凝结而成——而是一颗泪珠，而且是最伤心最沉郁的情人眼里流出来的。当看到那滴眼泪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某个地方，某个人心已经碎了。



“范大师的画艺果然已经到了超凡入圣的地步！”新月喃喃地说，眼睛里一片无助的迷惘。单单是一幅画已经令人精神动摇，如果真的见到那个盒子的话，岂不是更……她不敢想下去，现在她似乎已经明白了黛绿口里说的“圈套”是什么意思了。

“权相必定在皇上面前把这‘天机’之能夸大得无以复加，引起皇上的兴趣，然后把寻找‘天机’的任务压给先生来完成。权相这条借刀杀人的计策真的是高明之极。”黛绿的话在这里顿住了，“难道……”她沉吟着又在心里转了几个弯，却未马上说出自己的判断。

“你想到了什么？”诸葛先生微笑着注视黛绿，黛绿也还以一个微笑。这一老一少的心思此刻突然相通，诸葛先生已经猜到了黛绿心里的话，轻轻点了点头，又轻轻摇了摇头。诸葛先生转身向冶艳询问道，“最近，蜀中唐门那一派可有异常动向？”他知道远在西川的唐门深藏不露的野心，每次京师有大变动，唐门总会不甘寂寞。

冶艳轻轻摇摇头说：“先生，据西川的线人回报，唐门最近十分安静，甚至连门下最喜欢在江湖上招摇的几个人也听不到一点消息。”

“哦？”黛绿扬眉，“这是个好消息？”按常理说，如果唐门无动作，应该是个好消息，但物极必反，绝对的沉默背后必定会掩盖着什么。作为六扇门的高手，怀疑一切是她们几人的不二信条。

“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冶艳的回答很简短。

“有一个人，你一定要注意。”诸葛先生斩钉截铁地说。

“谁？”冶艳反问了一句，紧接着想到了什么，“先生说的那个温文尔雅的唐少先生么？据报他现在正躲在唐门‘昂昂堂’闭门苦练‘大不敬神功’，恐怕没有时间分身飞到京师来吧！”

诸葛先生神色缓和了些，“那样还好，这个人不来则已，一入京师便恐怕是咱们的头等大敌。”“他？会么？”冶艳有些迟疑，“我见到过他，好像并非是奸诈猥琐之辈。”平心而论，那个被他们谈论着的唐少先生岂止是“并非是奸诈猥琐之辈”，简直就是温文尔雅的翩翩佳公子。

诸葛先生的目光电也似地在冶艳脸上一扫。他虽然没有说什么，但冶艳似乎是被人窥到了心底的秘密一般，脸偷偷地红了一下。

“先生，明天您就要动身去山东，还有什么教导么？”黛绿恭恭敬敬地问。诸葛先生如同一块镇妖石，他这次离开，京师里恐怕就会更多事了。

诸葛先生抚着鬓边的几茎白发思索了一会儿说：“九门总捕梁失翼跟我的交情颇深，而且他的为人刚正不阿，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敢于跟权相相左的人物之一。万一有什么棘手的事情，或许可以找他帮助……”

“梁大人？”黛绿展开了一个会心的笑。她素来对梁失翼印象不错，而且对于当日梁失翼独自一人赴京师瓦子巷、力斗温门四大好手杀两人伤一人生擒一人那精彩一战十分景仰。



“如果有机会，黛绿自当向梁大人多多讨教的。”诸葛先生把那短轴拿了起来，怜惜地看着四个女孩子，“天色已经很晚了，大家回去休息吧？明天或许会有新的问题了！”他知道只要京师里还有他跟权相存在，就必定会有新的波澜冲突。即使他面对的不是权相蔡京，也绝对会有另外一股黑暗势力汹涌存在。

“所以，我们六扇门的捕快针对的并非是权相蔡京或蜀中唐门或是毒穴温门，而是针对他们做的坏事！我们是捕快，不是江湖侠客，更不是冷血杀手。一切罪犯都要交给大理寺审理定罪，我们没有滥杀的特权……”

1——落花·人·独立 LUO HUA REN DU LI

京师腊月，小雪初晴。

低垂的珠帘突然给风吹动，恹恹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她用力紧了紧肩上的狐裘，抬眼向帘幕外望出去，只能看见一小片刚刚放晴的灰白色天空。

紫鹃自书房奔出来，一边关切地叫着：“小姐，你感觉怎么样？”

恹恹迎着紫鹃关切的目光淡淡地笑，“没什么大碍。我只是……只是觉得有些冷……”她低声喘息着咳嗽了两声，就连这咳嗽也是倍加艰辛。

紫鹃无可奈何地说：“小姐，你再忍一忍。或许梁大人很快就能回京师来了，他的‘镜镜神功’必定能减轻你的病情。而且……而且大夫说只要熬过了这个冬天，你的身体一定可以迅速复原。你……你一定……”紫鹃说不下去，因为她也知道这些“或许”和“一定”根本没有一点说服力。

听到“梁大人”，恹恹的眼睛里突然有了奇异的光彩，苍白的唇角瞬时露出一抹喜悦的微笑。紫鹃在心里叹气，“只希望梁大人早日治好小姐的病，然后跟小姐并蒂连理，自己心里的这块大石头也就可以放下了……”

“紫鹃！”恹恹在叫，“你扶我到窗前去坐一坐好么？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阳光了。”

日已西斜。恹恹无力地蜷缩在窗前的圈椅上。自轩窗望出去，正瞧见楼下小院里那株迎霜傲雪的寒梅已经在这场意外的小雪之后绽放出点点蓓蕾。“紫鹃，你看，那花已经开了！”恹恹笑着嚷，像个开心的孩子。

那株梅树已经有很多个年头。在恹恹记忆里，似乎从自己记事起，那株树便在那里了。她已经没了父母亲人，这树、这青砖碧瓦的蜿蜒楼便是父母留给她的惟一回忆。她把自己的双手都放在窗台上，立刻，夕阳的光芒将这双苍白的手镀上了一层奇异的金黄色。恹恹深深吸了一口带着寒意的新鲜空气，这是京师冬天的枯冷味道。“自己还能挨得过几个这样的冬天？”恹恹想到这个问题，脸上已经挂了一缕凄惨的笑。



一阵风过，枝头轻轻摇曳着落下数片鲜艳的红梅。恹恹低声叹息，“自古红颜易老，没想到即使梅花竟然也会是开得艳的便落得早？”

白的雪，红的梅花，叠加在一起的时候，红得格外惊心。墙外那少年望见天空中突然飘落下来的红花时，禁不住惊得呆了。他轻轻弯腰，伸出右手食指跟拇指，将那飘落雪地的红梅拈了起来，怜惜地举在眼前。落红跟落泊的美人一样会自然而然引起人的怜惜之心。

这个少年全身衣服俱是雪白，甚至脚下鞋子和头顶束发丝带也是雪白色的，包括他腰中悬着的那把剑。他整个给人第一眼的印象便是惊人的白，一尘不染的白。这样干干净净的人，此时动荡飘摇的京师里又有几个？

那个少年循着落花来的方向看到了墙内怒放的梅花，看到了那栋在寒风里瑟缩的青砖碧瓦的蜿蜒楼、再看到楼前的窗，窗前坐着的看花的人，他的神情更是起了大大的震动。

恹恹惨白的脸上那种绝世独立的凄婉表情像一万根尖利的刺刺中了他的心。而恹恹漆黑的眉、盈盈流转的目光更像是一把锋利的凿子，瞬间在白衣少年的心里镂刻下这柔弱女子的影子。

恹恹根本没注意到墙外那少年的存在，她望着雪中梅，心思已经飞到了另外那个人身上。那人是她心里的英雄，是她所有珍爱的寄托。

那个人的名字便是“梁失翼”，也就是紫鹃刚刚念叨过的“梁大人”。曾是天子御笔亲封的文武双状元。他武功智谋无不是万里挑一，现任京师九门总捕。皇上曾经说过，京师的平安宁静有一半要扛在梁失翼的肩膀上。就是这样一个男人中的男人，偏偏爱上了重病在身的恹恹。

有时候，人生的爱与痛是无法自主抉择的。就像梁失翼爱上恹恹以及墙外雪地里那雪一般白的少年剑客突然被恹恹的哀婉击中。

风过，那少年掌心里的红花突然飞了出去，翻滚着落在雪地上。

他抬起眼帘，两道眉突然飞了起来，像两把出鞘的剑。他望向小清水巷的尽头，有人，正在晴雪的街头老树下喝茶。而那个人的两道弯弯的眉也在飞扬陡立着，如两柄飞舞的弯刀。那眉间之刀跟少年的扬眉之剑猝然间碰撞在一起——没有人能形容眼神交错中那一刹那间看不见的格斗。

那人，黑衣黑帽黑鞋黑袜，黑色的腰带上斜插着两柄黑色的弯刀。他在喝茶，他的目光就穿过那茶的热气紧紧地盯在白衣剑客的脸上。

那棵枝残叶尽的古槐树下，三三两两的茶客正谈着今晨这场好雪，可他们谁都觉察不到这个距离他们只不过数尺远的黑衣汉子的凶险。

“小姐，天晚了。窗前冷，快回书房去吧？”紫鹃关切地走到了恹恹身后。天色确开始昏黄，而且西北有块巨大的乌云赶了过



来，似乎这向晚的京师又孕育着一场更大的风雪。这一点点晴朗眼见着就要给遮没了。

“唉……” 恹恹突然叹了口气，“紫鹃，你看那些落了的梅花……”

紫鹃从来不像恹恹那么多愁善感，“梅花落了明年还会再开。小姐，你要是再不开窗户，若再受了风寒，梁大人肯定会心疼死的。”快嘴快舌的紫鹃一想到温文尔雅但又果敢坚毅的梁大人那种温柔的笑，心里便一阵阵痛。她并非是姿色平庸的一般女孩子，公平比较，她应该比恹恹更美丽一些。只是梁失翼的眼里只有恹恹，半点也没有紫鹃的影子。

“如果我是恹恹，如果他喜欢我，我情愿也生这样的病——只要他对我像对恹恹那样，哪怕只有一天，哪怕只有一次，我这一生也就……”

紫鹃望着梅树的眼神也突然恍惚起来。她记得每次梁失翼走进小院，都会自梅树下穿过，然后扬着脸望着楼上的恹恹笑。他经了数次风雨的衣衫已经开始褪色，他的鬓间因为日夜的公务操劳已经有星星点点的斑白，他明亮的眼睛因风霜的侵袭已经开始变得疲倦……那时，自己站在恹恹身后这样望着他，感觉他的笑似乎是对着自己而发的。当她在星星满天的半夜里醒来，回味着那种温柔的笑，总会辗转反侧无法再次入睡。

如果梁失翼爱上的那个女孩子不是重病的恹恹或者重病的恹恹不是自己比亲姊妹还亲的姊妹，又或者恹恹没有这场无法痊愈的病，她一定会努力争取，把梁失翼的心抢过来。